

14206

特殊使命的女人

特约编辑：航 途

装帧设计：晓 程

### 特殊使命的女人

〔美〕西德尼·谢尔顿 著

程宇 幼子 肖净 译

肖净 校译

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出版

杭州东南图书公司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七二二八工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2 字数：257千字

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6月第2次印刷

印数：200,001—300,000册

国际标准书号：ISBN 7—5389—0011—X/1.7

国内统一书号：10296·185 定价：2.40元

我们都是牺牲品，安塞尔莫。全球骰子滚动，司命神心血来潮，众神的风车刮起命运的无定向风——我们的命运就是这样决定的。

——H·L·笛特里奇：  
《最终的命运》

1712/229

14206

## 序 幕

## 佩霍，芬兰

距离赫尔辛基大约二百英里的密林里，有一间舒适的小屋，看上去十分坚固，完全经得起狂风暴雨的袭击。会议就在这里举行。委员会西方分会的委员们，已经分批到达，每个人到达的时间被小心谨慎地错开。他们来自八个国家，秘密安排他们来访的人是芬兰国务院的一名高级外交官员。因此，他们入境时护照里不作任何记录。他们刚一到达，马上由武装警卫陪同进入小屋。最后一位客人到达后，小屋的门便锁上了。卫兵们冒着正月的彻骨寒风，在外站岗放哨，密切监视任何可疑的迹象，防止一切外人闯入。

委员们围坐在一张宽大的长方桌旁。他们都是自己国家的重要人物，身居政府要职，掌握国家大权。他们以前曾在一起开过会，但不象这次这样秘密。现在他们要互相信赖，因为除此之外，别无其他选择。为了更加安全起见，每个人都用了化名。

会议开了五个小时，讨论非常激烈。

最后，主席认为可以投票表决了。他站起来，挺直身子，把脸转向坐在他右边的人。

“西格特？”

“赞成。”

“奥丁？”

“赞成。”

“波尔德？”

“我们搞得太仓促了。万一暴露，我们的生命就会……”

“请明确表态，赞成或不赞成。”

“不赞成。”

“佛里依？”

“同意。”

“西格蒙德？”

“不赞成。危险在于……”

“雷神？”

“同意。”

“泰尔？”

“同意。”

“我投‘赞成’票。决议通过了。我将如实向头领汇报。在我们下次召开的会议上，我将告诉诸位他所推荐的人选，那将是执行决议的最佳人选。现在请大家按照往常的防备措施，离开会场时各人应相隔二十分钟。谢谢诸位合作。”

两小时又四十五分钟以后，屋内已经空无一人了。一组工作人员走进屋子。他们手提煤油箱，点火把房子烧掉。火乘风势，熊熊的烈焰吞没了一切。

佩霍的消防队闻讯赶到现场时，小屋已成了一片灰烬，只剩下一些余烬在慢慢燃烧。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中，还可以隐隐约约认出烧掉的是一间小屋。

消防队副队长走近灰烬，弯下身子去闻了一下。“煤油，”他说。“是有意纵火。”

消防队队长凝视着那片废墟，脸上露出迷惑不解的神

情。“那就奇怪了，”他喃喃自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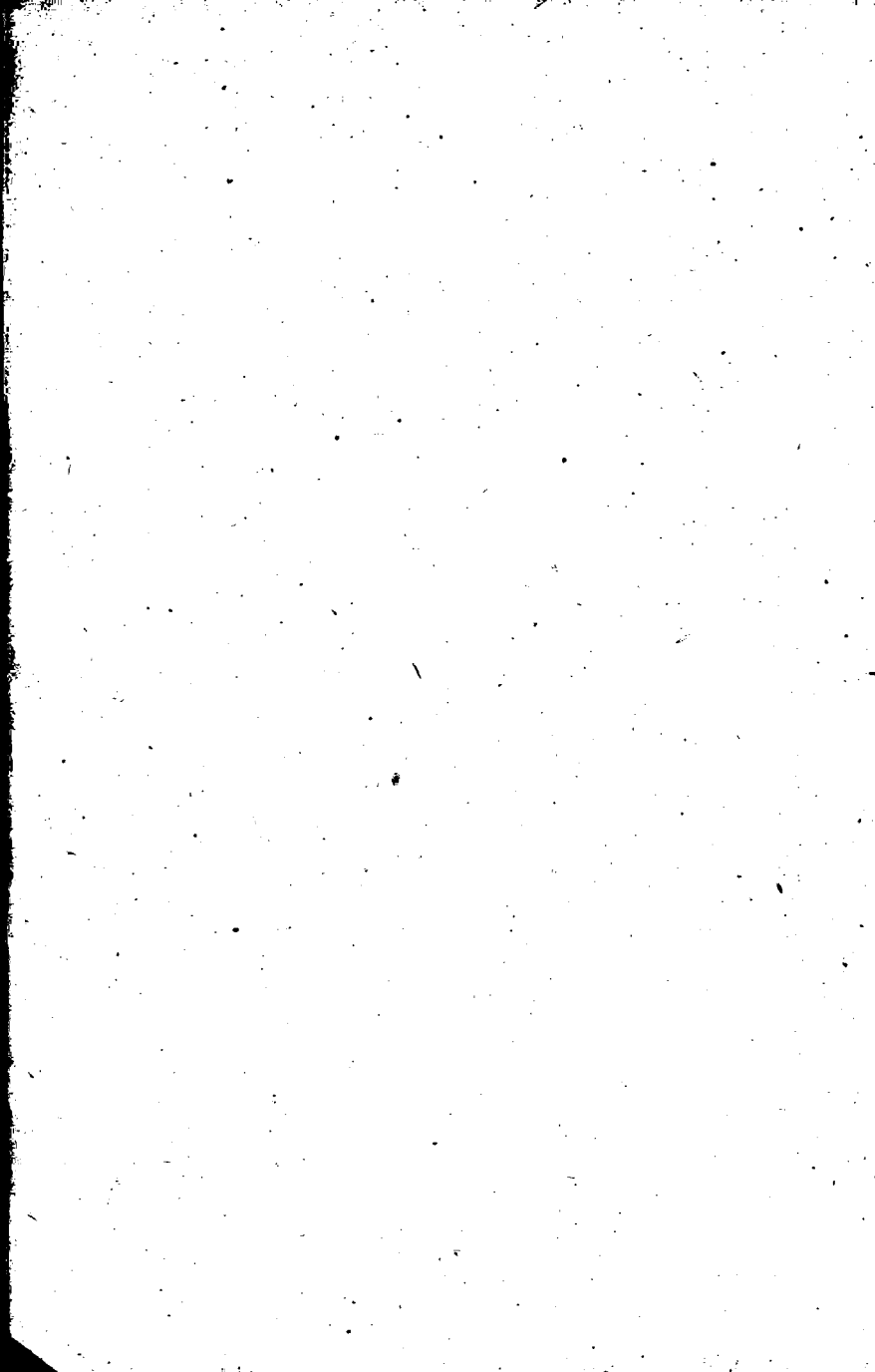
“什么？”

“上星期我在这片树林里打过猎，当时这里没有什么屋子。”



# 第一部





# 第一章

## 华盛顿

史坦顿·罗杰斯眼看十拿九稳要当选美国总统了。他是个政治家，具有天生的领袖气质，超凡的魅力，深受公众的赞赏和拥护，又获得有权势的朋友的支持。可是不幸得很，罗杰斯的私生活不检点，妨碍了他的事业和前途。正如华盛顿的专家所说的那样：“老史坦顿只顾和女人混，把眼看就要到手的总统宝座也给搞掉了。”

史坦顿认为自己并不是一个好色之徒，更不喜欢乱搞。相反，直至那次和另一女人的房中越轨行为把他搞得身败名裂之前，他一直是模范丈夫。他英俊，富有，而且即将跻身于世界上最重要的岗位。过去，他一直感情专一，从未打过其它女人的主意，尽管他随时有机会瞒着妻子搞女人。

还有一件也许是更让人意料不到的事。史坦顿·罗杰斯原来的妻子伊丽莎白善于交际，聪明貌美。他们两人的兴趣爱好都很一致。可是后来罗杰斯却与妻子闹离婚，并且和一个叫巴巴拉的女人结了婚。罗杰斯为之倾倒的这个女人比他足足大五岁，虽然脸孔也算好看，但谈不上漂亮，以致成了报纸的头条新闻，大登特登，弄得满城风雨。其实他们两人并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史坦顿喜爱体育运动，巴巴拉则讨厌各种体育活动；史坦顿天性合群喜欢交际，巴巴拉则喜欢与丈夫单独在一起，仅偶尔招待几个朋友。尤其是他们两人政

治观点上的分歧，使认识罗杰斯的人感到惊讶。史坦顿·罗杰斯属自由派，巴巴拉却是在一个顽固的保守派家庭里长大的。

史坦顿的挚友保罗·埃利森说过：“老兄，你大概发昏了！你和伊丽莎白是天生的一对，姻缘美满，家庭快乐，都快载入《基尼斯奇闻奇事录》了。你怎么能够为了一个轻易捡来的姘头，便把妻子扔掉，毁了自己美满的婚姻呢？”

史坦顿斩钉截铁地回答：“别再提了，保罗。我爱巴巴拉。我一办妥离婚手续，就要和她结婚。”

“你难道不知道这会给你的事业和前途带来什么后果吗？”

“在这个国家，半数以上的婚姻是以离婚告终的，那又有什么呢？”史坦顿·罗杰斯回答。

事实证明他是个蹩脚的预言家。经过多少周折好不容易离了婚，可是他没有想到，事情却成了报界如获至宝的新闻。专门谈论个人琐事、揭人隐私和散布谣言的下流报纸极尽渲染之能事，大登史坦顿·罗杰斯如何半夜秘密幽会的故事，绘声绘影，甚至附有他们在安乐窝里的照片。报纸不但把这些丑闻放在显眼位置，而且连篇累牍，没完没了。等到这场轰动一时的热闹逐渐平静下来的时候，那些支持过史坦顿·罗杰斯竞选总统的有权有势的朋友们，便都悄悄地变得无影无踪了。他们找到了一个新的白衣骑士去争夺总统宝座，挽救危局。他就是保罗·埃利森。

埃利森是一个理想的人选。尽管他不及史坦顿英俊，还缺乏史坦顿那种领袖人物的才华和魅力，但是他聪明能干，讨人喜欢，而且背景很好。他身材不高，但是相貌端正，长

着一双坦率的蓝眼睛。他的太太是一个钢铁大王的女儿，婚后的十年生活都很幸福。大家公认他和艾丽丝是一对相亲相爱的和睦夫妻。

保罗·埃利森和史坦顿·罗杰斯一样，都在耶鲁大学读过书，并在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小的时候，两人是在一起长大的。两家人都在索斯安普敦置有避暑别墅，彼此相邻。两家的男孩子总是一起游泳，一起组织棒球队，后来又一起和女朋友约会，两对青年男女同来同往。在哈佛大学，他们同在一个班级。保罗·埃利森成绩优秀，但是班里的风头人物却是史坦顿·罗杰斯。罗杰斯任哈佛法律周刊的编辑，就安排他的朋友保罗当副编辑。史坦顿·罗杰斯的父亲是华尔街一所享有盛誉的律师事务所的经理，史坦顿暑期到事务所工作时，也把保罗安排在那里。在法学院毕业后，史坦顿·罗杰斯在政治上吉星高照，官运亨通。如果说史坦顿是一颗彗星的话，那么保罗·埃利森就是彗星的尾巴。

罗杰斯的离婚事件发生后，情况大变了。现在反过来，史坦顿·罗杰斯成了保罗·埃利森的尾巴。埃利森花了差不多十五年时间，才上升到这个政治的顶峰。他在竞选参议员中失败过，但第二次参加竞选时就获胜了。在后来的几年里，他成了非常引人注目的、能说会道的立法者。他反对行政管理中的浪费现象，反对华盛顿的官僚主义。他维护公众利益，主张国际缓和。他曾被邀请去发表演说，支持当时在位的总统竞选连任。他演说起来才气纵横，热情洋溢，使满座听众无不为之倾倒。四年之后，保罗·埃利森踌躇满志，胜利当选为美国总统。他首先任命史坦顿·罗杰斯为总统外交顾问。

电视将这个世界变成不过一个小村庄。这是马歇尔·麦克卢汉的理论。这个预言今天终于实现了。美国第四十二届总统的就职典礼通过卫星转播，一百九十个国家都同时看到了。

黑公鸡饭店是华盛顿新闻记者常去聚会的地方。经验丰富的华盛顿邮报政治记者本·库恩和他的四个同事坐在桌子旁，正在一起收看电视播放的总统就职典礼。

“这个狗杂种害我掏了五十块钱，”一个记者抱怨说。

“我警告过你，说埃利森不会落选的，叫你不要下这个赌注，”本·库恩责备他。“他有一种不可思议的魔力，你小子知道吗？真的，我可没说假话。”

摄影镜头移到了聚集在宾夕法尼亚大街的人群中。正月的寒风透心彻骨，人们蜷缩在大衣里。聆听从讲台周围的扬声器中传来的典礼实况。美国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贾森·默林主持宣誓仪式。仪式结束，新任总统和他握握手，然后走到扩音器前。

“你看那些笨蛋，一个个站在那里，屁股都要冻掉了，”本·库恩说。“你知道为什么他们不象一般人那样坐在家里看电视吗？”

“为什么？”

“因为有人正在创造历史，我的老弟。有朝一日，这些人就可以告诉他们的儿孙说，保罗·埃利森宣誓就任总统的时候，他们也在场。还可以夸耀说，‘我离总统很近，伸手就能摸着他。’”

“你也太把人看扁了，说话这么刻薄。”

“我为此感到自豪。世界上所有的政客都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都是各怀鬼胎，千方百计利用一切机会来达到自己

的目的。老弟，要正视现实，我们的新总统是个自由派者，也是个理想主义者，这就足够让那些有理智的人做恶梦了。我对自由派的定义是：把屁股包藏在毛绒绒的棉絮堆里的政客。”

事实上，本·库恩并不象他所表现的那样玩世不恭。从一开始，他就采访过保罗·埃利森的事迹。诚然，起初给他的印象不甚深刻。当埃利森在逐级攀登政治阶梯的时候，本·库恩开始改变自己的看法：这个政治家不是个唯唯诺诺的人，他是一棵挺拔的橡树，高高矗立在柳树丛中。

外边突然下起大雨，还夹杂着一些冰雹，本·库恩希望这不会成为今后四年的不祥之兆。他把注意力转回荧光屏上。

“美国的总统职位，是美国人民点燃的火炬，每隔四年便往下传递。今天，交托给我的这支火炬，自信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武器：它足以烧毁整个世界文明，也可以成为一盏明灯，照亮我们以及全世界的未来。何去何从，由我们来决定。今天，我不仅对我们的盟国讲话，也对苏联阵营的国家讲话。现在，当我们准备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我要对他们说，再也没有搞对抗的余地了。我要对他们说，我们必须学会把‘一个世界’从文字变为现实。任何其他途径只会制造大规模的毁灭，而且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从这种毁灭中恢复元气。我充分了解到，在我们与这些国家之间，还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但是本届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建立一架坚不可摧的桥梁去跨越这道鸿沟。”

他的话听起来充满了诚意，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意。他说的是真心话，本·库恩想。但愿不要有人暗杀这个狗杂种。

堪萨斯州江克欣城的天气糟透了，阴冷萧瑟，大雪纷

扬，6号公路的能见度几乎等于零。玛丽·艾斯利驾着那部破旧的旅行车，小心翼翼地在公路中间行驶。扫雪车已把公路中间的积雪清除掉了，所以沿着中间开车安全得多。这场暴风雪耽误了她的时间，看来讲课不可能准时了。她把车速减得很慢，小心不让车子打滑。

车内的收音机传来了新总统的声音：“……很多政府人员以及其他人都坚持认为，美国应当挖更多的壕沟，而不是建筑更多的桥梁。我对这种意见的回答是：我们的子孙后代再也不能生活在一个受到全球冲突和核战争威胁的世界上了。我们再也这样了。”

玛丽·艾斯利想，我真高兴，我投了他一票。保罗·埃利森一定会成为一位杰出的伟大总统。

她把方向盘握得更紧。雪下得越来越大，又刮起了旋风，眼前是白茫茫的一片，飞飞扬扬，什么也看不清。

在圣·克罗伊斯岛，热带的阳光照耀着蔚蓝色的天空，万里无云。不过，赫利·兰茨却不想外出，而在房子里面寻开心。他躺在床上，一丝不挂，夹在杜莉两姐妹之间。兰茨已有亲身的体验，证实他们不是真正的姐妹。安妮特是高高的身材，头发和皮肤带着天然的褐色，而萨莉皮肤洁白，身材高大。不过，赫利·兰茨根本不管她们有无血缘关系，重要的是她们干这一套都是老手，经验丰富，方法很多，使兰茨乐得直哼哼。

在这个房间的角落，总统的形象显示在电视荧光屏上。

“因为我相信，只要双方有真正的诚意和良好的愿望，那就没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柏林墙必须拆除。”

萨莉暂时停止动作，问道：“要不要我去关掉那个狗屁

东西，亲爱的？”

“让它开着，我想听听他还要说些什么。”

安妮特抬起头，“你投了他的票吗？”

赫利·兰茨吼道，“嗨，你们两个！快干啊……”

“你们也知道，几年前，X国总统逝世的时候，X国与美国断绝了外交关系。告诉你们，我们已经和X国政府及其现任总统亚历山德鲁斯·埃利斯库有过接触，他们已经同意和我们恢复外交关系了。”

聚集在宾夕法尼亚大街的人群热烈地欢呼。

赫利·兰茨突然在床上坐起来，弄得安妮特的牙齿咬了他一口。“唉哟！”兰茨叫了起来。“他妈的，你咬我干什么？”

“你干吗突然动啊，亲爱的？”

兰茨没有理睬她。他的眼睛盯住电视屏幕。

“我们首要的工作之一，”总统说道，“就是要派一位大使到X国。这仅仅是个开端……”

在X国的首都，这时正是黄昏时刻。冬天的气候出乎意料地变得很温和，晚市的街道挤满了人群。他们趁着这少见的和暖天气排队购买东西。

在一座古老的宫殿内，X国总统亚历山德鲁斯·埃利斯库和五六个助手坐在办公室里，正在用无线电短波收听广播。

“……但是我不想到此为止，”美国总统说。“X国与美国断绝的一切联系，我计划都要重新建立那些联系。同时我还准备与其他共产党国家加强外交关系。”

通过无线电，传来了经久不息的欢呼声和鼓掌声。



“派出我国的大使到X国，这是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民众外交路线的开端。让我们大家永远记住：全人类有着共同的起源，共同的问题，最终享有共同的命运。让我们牢记，我们的共同点远远大于我们的分歧，而这种分歧完全是人们自己造成的。”

在巴黎郊区讷伊镇，一所警卫森严的别墅里，X国的反对派领袖马利·格勒沙也在收看美国总统就职的电视新闻。

“……我向你们保证，我将不遗余力地工作，我将竭力寻求别人的合作……”

热烈的掌声整整延续了五分钟。

马利·格勒沙沉思着说：“我想我们的时机到了，莱福。他在讲真话。”

他的警卫长莱福·巴斯特纳克回答，“这不是会对埃利斯库有好处吗？”

马利·格勒沙摇摇头。“埃利斯库要倒霉的，到时候谁也帮不了他的忙。不过，这一回我必须极其小心地安排一切，选好时机。我前次的行动失败了，这次可不能再失败。”

皮特·康纳斯没有喝醉，起码没有达到他所希望的醉态。他差不多喝完第五杯威士忌酒了，这时与他同居的女秘书南希走进来。她说，“皮特，难道你还没喝够吗？”他微微一笑，给了她一巴掌。

“我们的总统先生在讲演呢，你可要规矩一点。”他转过头去看电视屏幕上总统的形象。“你这个狗杂种，”他对着屏幕嚷道。“这是我的国家，中央情报局绝不让你把它出卖。我们会制止你的，小子，你可以用你的屁股来打赌。”